

对我来说，纪德首先是那个拒绝了普鲁斯特的书稿而后又一生追悔不已的人，其次是那个写了《访苏归来》并马上公之于世的人，然后才是那个写过《伪币制造者》等许多小说的小说家。而在前两件事上，他都表现出了相似的敢于自我否定的勇气。前者在《亲爱的马塞尔》一文里已有所涉及，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后者。

更重要的东西

1936年夏，为参加高尔基的追悼会等，纪德访问苏联，并参观了各地。当年11月，他出版《访苏归来》一书，叙述访苏期间的所见所闻，既热情歌颂了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也不惮指出其种种问题和自己的隐忧。该书当年即狂销十万册，轰动一时，并招致左翼的猛烈批判。罗曼·罗兰也参与其中。他一年前访问过苏联，撰有《莫斯科日记》，但要求尘封五十年，身后才能公之于世。

苏联更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类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文化。”他写《访苏归来》时是这样，当年对普鲁斯特也是这样。他的这番解释，曾感动过横光利一，也感动了我。

其实，《访苏归来》里的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分，但在写作当时想必他也是心理压力巨大的。“那里有好的也有坏的。我应当说，有极好的也有极差的。成绩往往是花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的；而努力并不一定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。有时候可以说：还没有取得。有时候，极差的伴随着极好的；简直可以说，极差是极好的关系密切，甚至连他的狗都喜欢纪德，却为此而骂纪德“只不过是一只苍蝇”。此事过去以后很久，他还一直耿耿于怀：“纪德于1936年来到苏联，他无保留地赞美一切，但回到巴黎以后，却同样无保留地责备一切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：别人的心是摸不透的。”（《人，岁月，生活》）

对于这种“反复无常”的指摘，纪德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：“一个人如果始终固执己见，那多半有丧失真诚的危险……如果我一开始就弄错了，那么我要为错误的后果负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，再说我也很少有自尊心。在我看来，有好些比我自己的，比如苏联更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类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文化。”他写《访苏归来》时是这样，当年对普鲁斯特也是这样。他的这番解释，曾感动过横光利一，也感动了我。

巧得很，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，纪德曾被横光利一看见，还被他在日记里。“晚上九时，在餐

车上遇见纪德。”（《欧洲纪行·八月十二日》）“餐车又见纪德。”（《欧洲纪行·八月十三日》）后来在《人之研究》一文中，横光利一又详述了此事，描绘了纪德的长相，发表了一大通议论。当时日本正流行着纪德，所以他对纪德是仰慕的。时年六十七岁的纪德，在他眼里还不到五十。对于《访苏归来》，日本反应也很迅速，翌年初的《中央公论》1月号上，便刊登

真空包装，一直在努力驯服榴莲的野性。记得好几年前去买榴莲，年迈的小贩把榴莲打开后，就装入袋子里，要我沉甸甸地带回家。小贩说，那么好的榴莲，就不要装进盒子里，这样吃，榴莲才会好吃的。

疫情关闭了一些餐厅，似乎唯有榴莲店越开越多。这十几年榴莲的品质提升了，吃到包榴莲的几率也变小了，现在流行的“包吃”，就是让你支付更大的代价，以获得品质的保证。在榴莲品质没那么稳定的年代，就算是同一箩筐里的榴莲，好坏两极，像赌博，有输有赢，但这不就是吃榴莲的乐趣吗？差的存在，成全了好的价值，用双手用力掰开榴莲的过程，总是满心期待的，似乎打开的不是榴莲，而是人生的美好，美梦将要成真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同事们开始说我爱“板着脸”，不经意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确实难见笑容。

今年的疫情来得非常突然也异常危急，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网络案件的上升，尤其是电信诈骗案件。不法分子像是嗅到了“商机”一般，从网络到电话到短信，任何一种通信方式都可能成为他们实施骗术的媒介，对此我随时严阵以待，神经始终紧绷。这也许就是我不苟言笑的原因。

由于疫情原因，我们侦办案件遭遇许多困难，调查难、取证难、出差难。但打击违法犯罪永远是警察的天职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就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，而收网速度之快，被戏称为“前脚出酒店，后脚进病房”。

2020年上半年，我们接到市民陶先生的报警，他称自己在网上看到股票推荐广告后，根据指引加入了一个“荐股群”，其间该



盗仙草 (中国画) 邵仄炯

了日译文。已经回到日本横光利一，本来担心纪德会否迷失理性，但看了《访苏归来》后就放心了。当时许多人也抱有同样心理。然而讽刺的是，看纪德时眼光犀利的横光利一，看本国的事情却毫无理性可言。在这方面，他远逊于其前辈永井荷风。

爱伦堡怀疑没有任何人爱纪德，但西尔维亚·比奇肯定不会同意，她认定纪德是个大好人，因为他一直是莎士比亚书店的朋友和支持者，1936年还发起过拯救书店的活动。在其回忆录《莎士比亚书店》里，她特辟了“我们亲爱的纪德”专节。相比爱伦堡的“苍蝇”说，她更能理解纪德的特立独行：“纪德以刚果为题材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，但他并不关心官方或公众怎么想，不管是在俄国、在殖民地，还是在自己家里，他都只说自己想说的话。”所谓“在俄国”云云，即指《访苏归来》吧。

卢森堡公园的东门外，是爱德蒙·罗斯当广场（以《大鼻子情圣》作者的

小姑娘，年龄跟我儿子一般大。当妈妈带着她来报案时，我发现她始终躲在妈妈身后，偷偷瞄着身着制服的我们。我蹲下身，试图用轻柔的语气询问情况，但可能是自己低沉的嗓音吓到了她，

一个刑警的刚与柔

沈轶哲

将在下半年入境“修整”。这可是个好机会。我召集专案组成员共同研商，决定“先让子弹飞一会儿”，利用入境人员须接受集中隔离这一条件，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，提前在隔离点周边部署警力“守株待兔”。最终，团伙成员刚刚踏出隔离酒店，便被我们一网打尽。

其实，我内心也有柔软的部分，最近一起案子让我深有感触，因为案子中的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是本市年龄最小的。被害人是个扎着马尾辫的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

白子超

“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”

“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”

补充一点儿背景说明。鲁哀公继位是在公元前四九四年，其时孔子已离开鲁国三年。又过了一年，六十八岁的孔子才返回鲁国。所以，哀公问政发生在孔子晚年。哀公所问，当是鲁国之政，而孔子回答则是“天下国家”。从“柔远人”“怀诸侯”等语可以看出，明显是就天下共主的角色定位来发议论。也就是说，孔子所述并非非一国之政，而是天下之政。（“天下”非今日之天下，范围、内涵要小得多。）晚年孔子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眼界胸襟之阔大、精神境界之高远非以往任鲁国司寇时可比。这种提升缘于中年以后十几年的读书、思考，特别是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同时缘于周游列国的丰富经历，两个方面缺一不可。

孔子说，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准则。“经”，常道、规范、准则，亦是途径、方法。九条可粗分为三组，三条一组。第一组是修身身心（首先落实为修正言行），尊重贤者（德行之优者、智慧之高者、才能之强者），亲爱亲人（由父母、兄弟逐步扩展）。这三条是普遍要求，任何人都应做到，而治天下国家者要成为表率。

第二组是礼敬大臣（朝廷诸臣），体念群臣（中下级官吏），爱民如子（“子”，名词作动词，像爱自己儿子一样爱其他人）。这三条是对最高执政者而言，在一国指国君，在天下指天子。

第三组是招纳各行各业工匠，安抚

边远民众，优待各路诸侯。这三条准则，特别是后两条，是中央王朝的政策，是天子要尽的职责。

接下来，孔子逐条说明九经的作用和功效。修身身心就能确立正道，如今之树立正确的三观、志向及发展途径。尊重贤者就能不陷入迷惑，保持清醒头脑；这是因为贤者榜样在前，也因为贤者对自己的提醒和劝诫。亲爱亲人就能使伯叔及兄弟不产生抱怨，家族、家庭和睦。一国之君，或天下之王，做好这三条就奠定了良好的执政基础。

尊敬朝中大臣，听取真知灼见，辨析不同意见，就能眼明心亮，头脑清晰。“眩”，眼花，引申为迷乱、迷惑。体念中下级官吏，包括有文化的读书人，就能得到他们忠心竭力的回报。爱民如子，百姓就受到鼓励，得到恩惠，从而更加勤劳。“劝，奖勉也。按勉之而悦从亦曰劝。”（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注）百姓劝即第二义。这三条是古代最高执政者的核心要务，所谓“为政在人”。制定政策要靠领导核心的集体智慧，逐级执行必须依赖各级官员的尽力，最终落实则在广大民众的实际行动。

招来各行各业能士工匠，大力发展手工业，就可以使国家财物充足。安抚边远地区民众，就可以使四面八方的人归附。善待各路诸侯。让各地政权服从中央，就可以使中央权威树立起来。后两条是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，强调统一，强调团结，欲治天下者必须如此。

统而观之，九经与《大学》所言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“四纲”完全一致，只不过更加具体而已。两者都以修身作为根本，执政者身不正，其他一切都无需再谈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讲治天下国家，最鲜明的特点在此。

我读书的时候并不怕写作，但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写出今天这样的文字，而且写得这么勤快。我很早就不用文稿纸写作，直接用电脑打字完成了，所以也没有“爬格子”的感受。每次拜访篆刻家茗翁，他总是拿出文稿纸给我看他的近作，清清楚楚，端端正正。茅子良老师也是写在文稿纸上，而且是把文稿纸横过来，文字就是竖写的，纵向的缝隙可以作删改。我前一阵子腱鞘炎发作，几乎不能握笔，但是电脑上打字丝毫不受影响。

电脑里写文章省去了誊抄之繁，也无鲁鱼亥豕之虞。古代科举考试为了公平，发明了“糊名易书”之法，使考官不能知道考生的姓名和笔迹。士子做完文章由专人用朱笔再抄一遍，这叫“易书”或“誊录”。卷子上传者之名为“糊”（但籍贯不糊）名曰“糊名”，但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。誊抄文字真是一件累活。我在编《褚德彝年表》的时候摘抄文字是在笔记本上手写的，等到录入电脑的时候不少文字已经难辨了。宋朝一个宰相，他的侄子拿了他昨天的字来问他写的什么，他自己也看不懂了，回答说“为什么昨天不问我”。

虽然是电脑打字，但是和“爬格子”本质上还是一回事。一个个字要写出来的，不论是万言书还是千字文，各有各的难处。前者之难不用赘述，就是写千言文字也不易，甚至更难。《世说新语》中几行字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这也算“往圣之绝学”。单单说千字文的选题就是一道大难处。我每周写一篇千字文，脑子里一有好的题目就写在台历上，空下来马上完成。若哪一天黔驴技穷了，也就写不出了。这就是千字文最难的地方。民国的大作家们一旦碰到这样的“瓶颈”多选择翻译，同样能够“大显身手”。我是没有这样的能耐，但也有应对“不时之需”的准备。一张画、一方章就是一篇文章，前提是你对书画金石艺术有足够深的领悟，对历代文史掌故有足够多的积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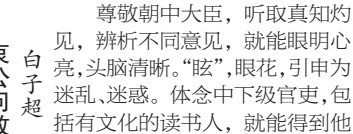
高伯雨先生曾有过一个阶段日写万字（好几篇千字文），郑逸梅老人也是有名的“补白大王”，这就要求写文章的速度要快。听说一位先生在排队就医的时候，一篇千字文就出炉，而且质量上乘。徐邦达先生是出名的“徐半张”，拉出半张画即辨真伪，这比起“横看竖看”者要高明得多，后者往往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。

十日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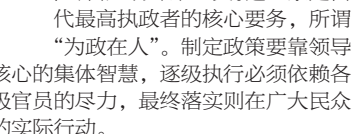
明日请看《我与“问题少年”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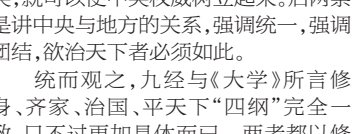
中庸摘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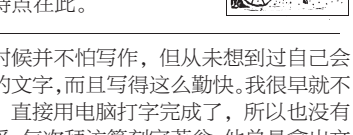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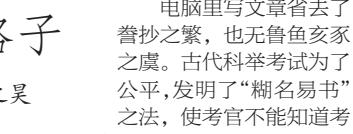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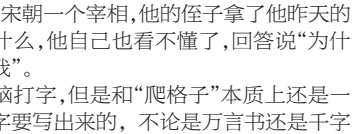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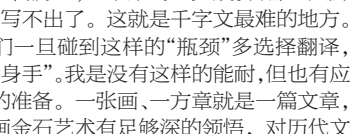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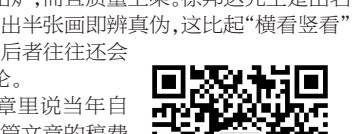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